

愛與憎



創作叢書

愛與憎

李鶴羣著

上海

樂華圖書公司

1931



1931 4 1 付排

1931 5 10 出版

1——1500册

版權所有

每册實價大洋五角

上海樂華圖書公司印行

四馬路五四九——五五〇號

I

在一天的晚上，天空滿佈着陰霾，那重重的陰霾掩蔽了朦朧的黃月，整個的大地，變成黑魑魍了；寒風像受了風姨的鞭策似的，呼呼地狂吹着，大地上除了風聲怒吼外，已靜寂無聲了，造成了一個淒清的寒夜。

志強獨坐在一間狹小的室中，癡望着如豆的燈光，聽到窗外的怒吼的風聲，他推開窗子，向着黑暗的大地望去，像在黑暗中發現了什麼東西似的，站在窗前不動，到了寒風侵襲肌膚而感到凍冷時，才從容地把窗子關上；但是，他像有許多不快

的情緒在胸頭充塞着一般，臉上表現出一種憂鬱的神態，無意識地在室內踱來踱去，狹小的斗室，已被他遍踏了，而他卻沒有感覺到。

“唉！我因沒有那萬惡的金錢，以博拜金主義者的歡心，至使我懷裏的愛人，被人家硬生生的奪去；我又因沒有那勇敢的精神，去推翻那個牢不可破的囚籠，至使我的愛人墮入痛苦的深淵；我簡直是一個弱者，是個沒有熱血的人，眼望着愛人墮入陷阱而不去救護，却獨自隻身遠走，去領略流浪生活的滋味，至變成垂死的殭屍，遭受一切折磨，飽嘗人生苦味！”志強坐在書案前的椅子上，模糊地發出這樣的歎聲。

“唉！人生！灰色的人生；”他繼續說着。“縹緲的人生！烏煙瘴氣充滿了整個大地，我向何處找光明？怎能找到光明？四周都是黑暗陰森，氤氳滲透了臭銅的腐味；社會的畸形現象，不絕地在人們眼前暴露，痛苦的輾轉呻吟，一陣陣地打動人們的耳

腔。可憐懦弱的我，竟飽受流浪生活的痛苦啊！唉！我是一個迷途的羔羊，躑躅在渺無人烟夕陽下的荒塚，寂寞淒涼！我是一隻負創的小鳥，徬徨在灰色的黃昏中，在這邊棲了一刻，又飛到那邊去棲息！我將要長此流浪了，我不願再對故鄉說聲‘我已歸來！’

經了一會的靜默，他呼了一口氣又歎着：“我曾嘗過愛的滋味，我曾受過愛人的溫存；我的熱血也曾爲着愛而狂流，我的心弦也曾爲着愛而緊張；鮮紅的迷人的櫻唇，曾和我淡白的唇兒湊上；溫柔的婀娜的纖腰，也曾貼近我胸前；我的生命史上遺留着一頁燦爛的記載，我也披過緋色的燦爛衣裳；但是，現在已卸去那件緋色的衣裳，換上一件慘淡的布袍了。唉！我留戀着過去的一切，我懷念起從前的愛人，只恨不知她底存亡，未能在她面前吐露我心頭的憂鬱！我的愛人！我唯一的愛人呵！你可曾知道我的創傷？”這時，除了窗外的寒風在呼呼

地狂吼外，房中的一切，都浸在沈寂的狀態中。

回憶過去的陳迹，是最無聊的一回事，而在冷靜的深夜，回憶起失去的甜夢，最容易引起悲哀的。志強自流浪以後，對於過去的憧憬，是不敢回憶的，可是他被寂寞的侵襲中，抑壓不住胸頭的情緒了，煩惱和悲哀交織着，籠罩了整個的心靈，過去的陳迹，却像電影似的一幕幕在腦海中開映了，他終於跌入回憶的漩浪中，把在他生命史上佔重要地位的一頁緋色的記載回憶起來。

II

在一九二五年的時候，他剛在C州T城育英中學念書，他能夠享受中等教育而入育英中學念書，固然是父母的愛護，希望兒子將來增光門楣。但是，因志強受中等教育，至使在高級小學剛畢業的弟弟，失去了升學的機會而到店舖去做學徒，那時他自己覺得很難過；在這樣的環境下，他對於求學的精神越加認真，努力向學業上去，免至有負父母的期望；因經濟不充足的原因，在課餘的時候，寫一些文藝作品投到報館去，藉那些微薄的報酬，以減輕父親的担負。在那個時候，C州的革命怒潮

正在暴發出來，那股怒潮澎湃着，不僅打破了中國的沈寂狀態，而面目猙獰的帝國主義也爲之吃驚了。T城雖是一個很小的城市，却也受了革命怒潮的影響，和革命怒潮並起的工會商會農會……都次第成立起來，努力從事革命工作，學生聯合會雖還沒有組織，而各校已有學生會的誕生，整個的T城，已瀰漫着革命的空氣了。那時候，志強是有英中學的學生會主要人物，是總務部的主任，今天開會，明天演講，工作非常忙碌，但他青春的火燄正在高漲着，革命的情緒充塞在胸頭，雖然在忙碌着工作，却不覺得辛苦，還很熱烈地幹着。在他參加青年運動以後，生命史上就遺留着一個不可磨滅的印痕！

我國的紀念日是特別的，尤其是在五月。在革命政府指揮下的C州，對於各種紀念日，都開一個紀念大會，以表揚革命精神，喚起民衆。T城雖是僻處一隅，文化較爲閉塞，而受了革命的怒潮的影

響，每一次紀念日也開紀念大會，一般民衆對於革命雖還沒有深切的了解，可是已很熱烈地參加，不像從前的沈寂了。在五月裏，‘五一’‘五四’‘五五’‘五七’‘五九’連續地到了，於是紀念大會也連續地開着；宣傳是革命過程上不可缺少的工作，而喚起民衆又是革命的主張，所以宣傳的責任就落學生身上，每次由各校派出代表，到鄉間宣傳去，實踐到民間去的主張。志強是育英中學的代表，在幾次奔走宣傳以後，精神上雖不覺得痛苦，而身體上却不免有疲勞的徵象，於是他病了，在病魔退後，他帶着瘦弱的身軀回校上課了：沈寂着的中國，發生了一件驚人的事情來，帝國主義者在上海造成一個空前的慘案了，這慘案，不僅使陷在麻木狀態中的中國民衆，從靜寂中沸騰起來，而全世界也爲之震動了！在以‘打倒帝國主義’‘取消不平等條約’爲目的的革命集團指揮下的C州，五卅慘案的消息傳到以後，憤激的空氣比任何地方緊張，但是，除了

努力做宣傳工作，喚起民衆外，只採消極的手段，實行經濟絕交，因為革命勢力僅及一隅，未能遍佈全國，雖有很好的主張，也無法施行呢！T城的‘五卅慘案紀念會’開過以後，學生們又負責到鄉村去宣傳了。

志強雖是剛從病魔手中逃出來，而在慘案消息聆到以後，熱血已在胸頭沸騰了，他憤帝國主義的兇殘，哀同胞的無辜犧牲，已忘記自己是一個病後的人，醫生小心靜養的吩咐已拋到九天以外，他不顧慮自己的健康，也不顧到父母的期望了；他爲着自己的責任關係，又參加黨部所召集的各校代表大會，討論宣傳的進行了。雖然有幾位相知的同學勸阻他，使他保重身體，但是，終抑壓不住在胸頭湧的熱情呢！距開會時間還有三十分鐘，他却打破我國遲緩的不守時刻的慣例而走向縣黨部了，在他走進黨部時，除了黨部的工作人員以外，只有兩個白衣青裙的女學生坐在一隅。他正在和

宣傳委員李君打招呼時，忽然有一股清瀝的聲音刺激耳腔，像有人呼自己的名字一般，連忙四顧，見剛才坐在一隅的兩個女學生中，有一位站起來向自己微笑；他的神經的感覺性太弛了，經了許久的審視，才知道是自己的表妹，於是脫口對她說：“淑珍妹！是你呼我嗎？”而心中已覺得很慚愧了。

淑珍是志強的表妹，他姑母的女兒；她在培仁女校念書，因為校規很嚴，學生的行動不能自由，所以他和她雖是同在T城念書，距離咫尺，却也很少會面的；而在社交不能公開的T城，她固然不敢到育英中學去找他，而他也不敢到培仁女校去訪她的；他們除了在馬路偶然遇見時點頭招呼以外，是再沒有見面的機會的。這次他在黨部碰到她，是意想不到的，他知道她的使命也和自己一樣了，他在表妹回答自己的詢問以後，就走向她近前去了。在他走到她們近前時，他的表妹向着他微笑，而她的同伴却也站起來了，他帶笑向表妹望了一眼，又

向她身旁的同伴望去，湊巧得很，在他的眼光射過去時，對方的眼光却同時射過來，四條眼光交射着，變成了兩條直線，他慚愧了，兩頰上已湧出一股熱起來，而對方也像害羞似的，臉上飛上兩朵紅雲了。

在風氣閉塞的T城，經了革命怒潮的振動，男女社交方吐出嫩芽來。志強從來沒有和陌生的女性交接過，在環境支配又缺少男女社交的機會，他驟然見到一個陌生的女性，心兒狂跳了，口中又囁嚅着，已露出手足無措的窘態了。他的表妹却很機警，已猜透他心中的情緒了，她帶笑說：“你們沒有認識，我來介紹吧！”“這是張雪貞女士，是我的同學。”她指着身旁的同伴對他說。同時，她又指着他說：“這是林志強先生，是我的表兄。”他在表妹介紹以後，只微微點首，沒有說出聲來，而臉兒已通紅了；而她在表妹介紹以後，却發出疑問來：“哦！林志強先生，就是常在報紙上發表文藝作品的韓

志強先生嗎？”她帶着疑惑的眼光望着雪貞。這時，志強的臉兒越紅了，心兒的跳躍也越急了，他正在懷疑着自己的名字爲什麼竟能深印在少女的心坎中？他的表妹已說出來了，“是的”，她說：“就是你最喜歡讀他的作品的人了。”經這樣的說明似的回答，他心中的疑團破了，他私喜着有一個喜歡讀自己底作品的人！“原來就是青年作家的林志強先生！久仰了！有眼不識泰山！”雪貞微笑說着。在意外的稱頌中，已令人很快樂了，何況又是一位陌生的妙齡女郎，快樂和羞愧交織着在他胸頭了，幾乎沒有回答的能力了，只帶着顫聲說一句“不敢當”，別的話已說不出來了，雖然很想多說幾聲。

在社交公開正萌芽著的當兒，兩性間的交際，在從前還沒有，所以和異性交際的人，時露出窘態來，志強當然不能例外。他除了說過“不敢當”外，沒有說出第二聲來了，他心中正在要找着應說的話，可是搜了一番也找不出一句相當的話來呢！心

兒跳着，臉兒紅着，他已露出窘態了，他想離開她們了，但是，在表妹告訴開會時間還未到而要求坐談時，足兒已麻木似的不能移動了，就在她們的前面的椅子上座着。他坐在她們面前，覺得遍身遇着刺似的，現出不自然的狀態了，他正在憂慮着自己手足無措的狀態被她們看破時，表妹的聲音已打破了心中的疑慮了。“強哥！你近來爲什麼這樣清瘦？我見了你幾乎認識不出了，你不要太過用功啊！”淑珍對他說。“我清瘦嗎？自己却不覺到，大抵是病後的現象吧？我前日宣傳歸來，生了幾天病呢！”他回答着。“你生過病嗎？”淑珍驚訝起來了。“毋怪你這樣清瘦了，病後理宜靜養，爲什麼你還來幹這種事情？”他興奮地回答道：“帝國主義已伸着毒爪來加諸弱小民族身上，而我國的民衆却還在迷夢中；國將不國了，那能還計及自身？”“林先生真不愧一個革命青年！可算是新時代的典型人物了！淑珍姊你以爲是不是？”在他說完後雪貞接

上說。牠們笑起來了，他的臉孔紅漲着。

距開會時間不遠，各校的代表已紛紛到了，他們的談話中止着。會議開始了，一張鋪着潔淨的白布的長桌，二十多個學生分坐兩旁，宣傳委員李君站在一端，很詳細地報告慘案的經過情形，次又說明召集會議的意思，最後指示宣傳的方針；大家遏制着胸頭的情緒，很留心地聽着。那時，志強的座次，剛和表妹相對，雪貞就在表妹身旁，所以他一面聽着報告，一面又把眼光偷射到前面去。在他的眼光偶然和他表妹的眼光碰到時，她微微地笑着，他也報以一笑；在他的眼光偶然和雪貞的眼光接觸時，却像遇着銳利的刺似的。立刻收回而不敢向前放射，同時，心兒狂跳着，臉兒又有一般熱氣在湧了，像四周的人都在監視着自己一般，使他不敢妄動了，而他的眼光却像鐵和磁石一般，總是要射到前面去。在宣傳委員說過以後，各校代表的宣傳區域，由他指定了，育英中學是担任南路的，培

仁女校却担任西路；在區域分配以後，各校代表就出發了，他離開黨部的當兒，他表妹對他說一聲“強哥”再會，而雪貞也向他說一聲‘林先生’再會，同時，臉上露出兩個笑渦來，這兩個笑渦，在他看來像有很強的誘惑性，一種莫名其妙的惆悵籠罩着他的胸頭。

宣傳歸來，受學校當局的特別待遇，自修課准予休息。同行幾位同學，在這消息聽到後，有的走到外面去了，有的在校園向教師陳說宣傳的經過，有的伏在書案做着日記，志強却覺得很倦了，大抵是病後的原因？他獨自臥在寢室裏，寂寞無聊，腦海中不覺現出日間的印象來。今天在意外中遇到了表妹，却由她介紹一個女友，真是夢想不到啊！他心中這樣想着。同時，一個白衣青裙的女學校裝束的妙齡女郎，粉白的臉兒，襯着兩塊鮮紅的唇瓣，唇內藏着編貝似的牙齒，短短的烏黑頭髮，一雙活潑含情欲語的眼睛，苗條的身段，在微突的